

高楼一座
洒尽滴滴烟花泪
两代女性
一腔苦水诉衷肠

烟花 楼

杜光宇

西人民出版社

烟 花 楼

柯天国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柳江造纸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17千字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 7-219-01234-9 / I.359

定价：2.80元



作家近照，拍摄于昔年的“花街柳巷”

辨认着斑驳的历史陈迹，
追寻着逝去的飘零旧梦，
细嚼着不幸人儿的昔日、今天和未来。
托翁说：人生的幸福大体一样，而不幸各各不同。
呵，烟花如梦，春水东流……
于是，你笔下涌出一部《风流巷》，
又涌出一部《烟花楼》，
明天，或许明天，将又是天国第三部曲。
我们期待着。

(潘宏忠摄 陈明贵文)

初读柯天国小说（代序）

陈地

历史进入了八十年代末期，新中国诞生即满40周年的今天——特别是近十年间，广西文苑涌现出了一批崭露头角、活力充沛的新人。柳州柯天国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来自工人队伍当中，由于执着的爱好，工余之暇，放下钳子，而玩起笔杆。他年纪轻轻，便以写工人生活题材见长而走进了文坛。开初的十几个中短篇，集成《锁王》一书问世（漓江出版社——八桂作家丛书）。也许就象为赶行应市而早摘的瓜果，还不怎样香甜，也就未能引起更多的注意。

今年初，贵州出版社将《风流巷》奉献于世。读后，不禁“拍案惊奇”！为欢呼广西的文学创作取得这一非凡的成就，立即给作者写过这一封信表示赞赏——

“……书拿到手，一口气读完了。很有吸人的魅力。最突出的，是你善于摄取所熟悉的市井的俚言俗语，有选择地

把它引入庄严的文学庙堂；而人物个性的精神面貌，则通过各自的口吻，恰如其分地体现在各自的行为上。人人谈话，娓娓动听，个个行为，生龙活虎。真是使人如闻其颜，如见其人。就象“生活中本来就这样”，不加雕饰，不见矫揉造作，没那些多余的装腔作势；一任英雄本色自我体现于其一言一行之中。刻画得如此生动，叙述得这样真切。张芸姑娘，舞王师傅、狗肉三伙计、五叔公、酸野婆等等，以至系列有名有姓的配角，个个都有其那样可爱的单纯、热情；都有其那样可敬的善心和仗义。即便是那些可恶的卑鄙小人和奸诈可恨的恶棍，他们那种可笑的贪婪与顽固的种种色相，莫不描绘得栩栩如生。

过去那么多年，总在感叹广西文学，由于生活中形象丰富的口语，深受书面文字表达的局限，难以做到同《骆驼祥子》那样，把北京市民生活写得如此活龙活现。以为这是客观环境所赋予广西作家的先天缺憾，在全国范围来说，创作水平怎样也比人矮了一节。可如今，山于阁下善于从熟悉的丰富生活当中吸取了文学营养，终将这一缺憾弥补过来了！柳州的市井小民那些别具一格的日常口语，你把它镶嵌于《风流巷》，不正是同北京的京白增添了《骆驼祥子》的光采一样相得益彰吗？就这一点而言，《风流巷》不能不是广西创作上一次不寻常的突破。

写吧，希望就照这条自己摸索出来的路，朝前走去！但愿照此严肃而认真地检选自己积累的生活素材，发挥自己的潜力和优势，写得更多，写得更好。前面的路当会越走越远广。风流小巷终将辟成宽广的大马路。现实生活本身正是如此的，柳州不是正在兴建三十多层的现代化高楼吗？随着

四个现代化发展进程，张芸姑娘必然将是女中强人，出任某座豪华宾馆的女经理吧。

若要非得讲《风流巷》美玉之瑕。那，是不是它，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叫人觉得这条住六户人家的小巷——阳光照不到的角落，直到末尾，始终也没见到晴日高照的光环。人若长此居住于如此阴郁、低湿的穷巷，那是太使人感到绝望的压抑了。当然，硬是给它装上“光明的尾巴”——那种八股式的套子，弄不好，不但不能给作品生色，倒反会招致“狗尾续貂”之嫌。不过，总以为现实生活的发展趋势，而令阴影的角落也该有阳光伴随而存在。只不过暂时让这座那座“高楼”遮拦于一时罢了。而作为“引导人们精神前进的灯光”的文学，自应善于暗示或明言，让读者心领神会：凡是属于卑劣、丑陋、腐朽和荒谬的阴沟，迟早都收在公正和真理的阳光普照下曝光。不知阁下以为然否？……”

《风流巷》系天国的第一部长篇。初试而捷，不能不归功于他——作为年轻作家本身具备的素质——独有的真心实意去拥抱生活的激情；不能不归功于他孜孜不倦、执着追求不舍的毅力与恒心。在此同时，还能见到天国的创作才能有了长进，艺术技巧的修养与锻炼日臻成熟。

时隔不久，天国的第二部长篇《烟花楼》，作为《风流巷》系列的姐妹篇，顺利地诞生了，同样先在《柳州日报》与读者见面。跟《风流巷》的幸运相似，不用广告吹嘘，读者便都不约而同地争相传诵。《烟花楼》又一次刮起兴趣的旋风。

这里头，作者要告诉我们的解放前的妓女和八十年

代的酒巴歌星母女俩的故事：解放前，旧中国的风尘女子许春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声中，同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众姐妹一样，也都获得了新生。进厂，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员。而且还跟新干部张望富成了亲，有了自己的家。然而，好景不常，社会上即使旧的构架拆除了，旧的观念却仍在人们脑中继续作祟。丈夫虽身为国家干部，可也顶不住他人对妻子的过去那段不光采的神女生涯的讥笑，而竟尔忍心仳离。值得欣慰的是，不幸的打击也未能挫败站起来了的许春兰独立、自重的坚强意志和求生的强烈愿望。再嫁，第二个丈夫黄七——是个拉人力车的，以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总可以终身有托了。没承想，这个男人身上，旧社会的恶习沾染太深，一时还改造不来，弄到连老婆都赔输给了人。好在新社会给予每个劳动人民提供着宽阔的劳动环境，不再有非人生活的苦日子了。几十个春秋，一个曾是被迫为娼的许春兰，终于迈过了坎坷、艰难岁月，不愧真正改造成了新人，保持住一个人的尊严，勇敢地站在千千万万劳动妇女队伍中间。

新中国几十年风雨，精神文明建设，在广大人民生活中逐步得到了体现，新的道德观念逐渐形成。

许春兰前后两个丈夫：新干部张望富已成了老干部，从小干事高升当了大局长；赌徒黄七，从拉三轮到小商小贩而发了大财，拥有把上万元钱只当作“小意思”的富户。这两人，当初，对待曾是烟花女子许春兰，说嫌弃也罢，说欺骗也罢，如今，都各自作了赎罪的忏悔表示：一个怪罪旧封建观念误人，一个怨恨旧社会恶习害人害己。

遗憾的是：人类文明历史进入了八十年代，社会思潮此

起彼复，出现复杂、混乱的局面。正在这时，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对待时代精神，产生了误解。表现在不少人盲目配合什么西方新潮，当作时兴，片面鼓吹自我，疯狂宣扬、追求性解放。……等等。于是，便有了本书一大段篇幅写进了戏剧性的插曲：许春兰前夫（张望富局长）的公子张强——某外贸单位的科长，巧合竟是许春兰养女许娟（酒巴歌女）的薄情郎。八十年代的酒巴歌女许娟，不幸又遭受旧世界妓女许春兰那样悲哀的命运，而成为新潮恩夙的祭品。当然，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主流总是会是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一切病态、丑陋的玩意，即使它采取花花草草的新兴装潢来迷惑人，迟早终归被戳穿。张强这一代公子玩弄这种性解放的花招，还是斗不过同龄人罗菲、许娟她们严正、庄重的抵制。

要说这书的意义，就在于它让读者通过旧世界烟花楼中的妓女和一个新社会八十年代酒巴歌星——母女俩的坎坷，从而认识到，新、旧社会各自所持人性观念的分野；认识到，西方文明新潮的影响，与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树立，两相对存，得失易见，优劣自明。

《风流巷》与《烟花楼》虽系姐妹篇，却非孪生姐妹。两人长相难免妍媸不一。拿未必恰切的比喻话来讲：《烟花楼》小妹，也许是出阁的心过于操切，必要的首饰打扮顾不上仔细梳拢，点脂抹粉的工夫，做得有点粗心，对照之下，还真不如《风流巷》大姐那样从容，连日常说话也夹杂些新词，还不如听惯那些街坊的俚言俗语顺耳了。这就或多或少泄露出造作的弱点，有损于人物形象的美感。不过，这并不

算太要紧。只要注意把急于求成的心理给予调整，多些考虑艺术加工，弱点必将得到补救。预料健康、丰满、优美，而具有生命活力的典型，终将在辛勤的耕耘者的笔下得到顺利诞生！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南宁）

楔 子

烟花楼——这是一栋极不显眼而在这个城市却又名负一时的木板楼。

说它不显眼，这栋小楼也确实太残破、太简陋了。据说，这间普通民宅建于一九二〇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这民宅侵蚀得斑斑驳驳。室内楼上楼下的板条有的虫蛀了，有的松动了，一条条缝隙漏下阳光，三楼的人在尿盆拉拉屎，楼下的人听得咚咚作响，两公婆在房间讲悄悄话，都要把嗓门压得低低的。木板楼骑楼的两条砖柱，墙灰脱光殆尽，露出的青灰色火砖，被墙屑腐蚀得凹凸不平，无棱无角。楼顶两侧风山的木板，十几年前就已经腐烂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用板条钉上的油毛毡。每逢刮风，油毛毡“扑打、扑打”地响，木板楼仿佛也摇摇晃晃，让人望之心怯！

如此陋楼破屋，怎么谈得上名负一时呢？这话说来就长啦！

这个南方小城地处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西江一个不大不小的口岸。二十年代初，这条江的上游疏通拓宽后，一时间，火轮、货船出出进进，商旅往来，沿江的几条街巷，也出现过病态的繁华。随着此地商业的兴盛，卖淫业也跟着兴旺起来。从湖南窜来的老鸨张小脚，最先在柳叶街挂牌开妓院。不到一年光景，柳叶街南侧一段，二十几间楼楼院院，鳞次栉比，成了妓女聚居之生地，人们把这些楼楼院院习惯通称“烟花楼”、“妓子院”。成为本城名副其实的花街柳巷。

解放之后，一九五〇年初春，人民政府一纸命令：关闭妓女院。一夜功夫，柳叶街的污垢被扫个精光，妓女院便在

这块土地上消失了！

在往后的几十年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城市的改造，当年的花街柳巷在大马力推土机隆隆的吼叫声中，一栋栋“烟花楼”、一间间“妓子院”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造型各异的高楼大厦。也许是城市设计师手下留情，柳叶街25号，也就是当年烟花柳巷最末尾的那栋烟花楼，未列入拆迁之列。至今仍幸运地保留了下来，象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婆伫立在那里，成为本巷唯一的一间不堪回首的历史陈迹。

如今，烟花楼仍旧有人住着。住家们并不因烟花楼有过不光彩的历史而有失面子；也并不因这栋楼的残破而有半点嫌弃。中国的小老百姓乐天知命很容易满足的，能住在拐几条街就是闹市，出入方便，闹中有静，管它是什么楼，住家们都觉得有道是龙窝不如狗窦，再说一个地方住久住惯了，总是有一种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呶，三楼的刘鞋匠那家，鞋匠当新郎官时就住了进来，如今，鞋匠的大仔阿明在部队当了个上尉连长，屈指一算，整整有二十八年了。同住三楼的土狗家，比鞋匠家少几年，那是土狗妈搬来不久就生下了土狗，如今，土狗也满二十三啦。二楼的王老五今年三十二，他家搬来时，他才刚刚上小学，这些都是二十几年的老住家了。只是二楼那个炒九八的赵大牛搬来时间不长，听说，他花了一千块钞票，私下买了人家的租约，才有幸成为烟花楼的一户住家。可见，能住上这栋破楼也还真不容易哩！楼上的介绍完了，最后一家是楼下的了，此户何人？唉，她正是当年烟花楼小有名气的妓女许春兰。只是，如今她不再是风姿绰约的烟花女，而是名副其实的烟花婆啦！

读者列位，听了此话，也许你会感到惊诧吧？

啊！世事沧海桑田，人生如烟似梦！

目 录

初读柯天国小说（代序）	(陆地)
模 子	(1)
一、少女上了烟花楼	(1)
二、坠入爱河的烟花女	(5)
三、旧梦难排解	(15)
四、烟花弱女薄情郎	(20)
五、可怕的寒夜	(34)
六、爱河深浅人难测	(39)
七、莺宿大年夜	(43)
八、痴心露了私藏	(50)
九、苦酒难咽	(53)
十、走了狐狸来了狼	(59)
十一、以妻抵债	(64)
十二、苦雨凄风又一春	(71)
十三、烟花楼里添新秀	(78)
十四、垃圾箱里出西施	(87)
十五、好靓一个陪酒女郎	(94)
十六、瑶宫歌女	(102)
十七、歌女的“贴身警卫”	(105)
十八、新歌坛也有风云变幻	(113)
十九、难忘今宵	(120)
二十、难道是阴差阳错？	(126)

二十一、落难在初恋的地方.....	(138)
二十二、棒打鸳鸯.....	(145)
二十三、不是冤家不聚头.....	(154)
二十四、新婚咏叹调.....	(159)
二十五、都因出自烟花楼.....	(167)
二十六、他古有一打靓女.....	(173)
二十七、何止“流产”	(188)
二十八、打碎钢牙肚里咽.....	(198)
二十九、女人的名字都是弱者吗?	(202)
三十、 万元之谜.....	(212)
三十一、如烟往事难忘却.....	(223)
三十二、感情戏弄的怪圈.....	(231)
三十三、人间自有真情在.....	(241)



少女上了烟花楼

一九五〇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柳叶街是灯红酒绿，人流如梭。悬挂在楼前院门的什么“玉春楼”、“消遥宫”、“娘娘院”……名目繁多的诱人招牌一块接着一块，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只见骑楼底、马路旁，浓施粉黛、搔首弄姿的女子，不时向过往行人发出嗲声嗲气的叫声，投去色迷迷的眼神。黄包车夫急促的奔跑声，小贩们的沿街叫卖声，组成一股极不合谐的声浪，在花街柳巷上空飘荡。

夜十时许，突然，几辆满载人员的卡车，从柳叶街的街口开了进来。卡车一停，车上的人纷纷跳下车，又三人五人的组成一个个小组，迅速涌进各栋烟花楼。不一会，便从里面传出一阵阵威严宣读声：“市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查封妓院的通告……”

解放了，人民政府再不允许旧社会的污垢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残存！今晚，公安局奉命采取统一行动，查封妓院！

老鸨们呆若木鸡、战战兢兢；从床上爬起的妓女披衣趿鞋，一个个被叫唤到帐房前，她们之中，挤眉弄眼，漫不经心的有之、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有之。来自各方的嫖客今晚算是倒了大霉，管你是富商大贾、还是龌龊之徒，一个个都集中站队，听候处置。

查封妓院的行动进展顺利，老鸨、妓女、嫖客、鱼贯而下，统统被带到离柳叶街不远的小学操场上。

小学操场临时架起了几盏电灯。查封工作人员顿时忙碌起来了。面对着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分门别类，问话造册。在神色严峻、身着灰制服的公安人员面前，谁也不敢有丝毫违抗，半点怠慢。就连那几个来到此地仍满不在乎、狐眉骚态的妓女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这一阵足足忙了两个钟头。

公安局局长，一位粗壮的北方大汉，站在泥巴垒起的讲台上，操场上所有的目光刷地一下都集中在他那张方正黝黑的脸膛。局长朝操场上也扫了几眼，嘿嘿，老鸨们站成直线一排，有二十来人，高矮肥瘦的嫖客也不少，看来有一个排。嗨，不得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妓女，看去有一个连那么多！造孽呀！局长“咯咯”地清了清嗓门，先对着那群老鸨，声调异常严肃地说：“娼妓卖淫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罪恶产物。为了把妓女从苦水中解放出来，保障人民的健康，人民政府坚决取缔、查封妓院。你们这些鸨儿们，见利忘义、引诱、迫害良家少女卖淫，天理不容，有的更是作恶多端，政府将视你们各自情节严肃处理！”他顿了顿，目光又转移到那一串嫖客的身上：“你们这些逛窑子、嫖妓院的家伙，败坏社会风气，传染梅毒淋病，不知人间羞耻！你们这样胡闹，对得起你们家里的妻儿老小吗？今天，政府已下通告，往后，谁胆敢再继续嫖娼，我们将从严打击。”局长压低了声音，面对那些妓女，语气凝重，满怀同情地说：“对于你们嘛，我们人民政府是有政策的，一是把你们从苦海里解放出来，二是给你们把性病治好，三是让你们学习文化、学习

技术、安排工作，成为新中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现在起，你们再也不要怕那些老鸨们了，你们要大胆地揭发她们，有苦诉苦，有冤伸冤！”

公安局长的话声一落，妓女们顿时哗然，有欢呼的、有惊异的、有疑惑的，各式各样的尖叫声，议论声嚷成一片。蓦地，只见几个衣着简朴的妓女跑出队伍，朝老鸨们那边冲去，一把抓住老鸨的头发、手臂，没命地撕打，把那老鸨们打的嗷嗷直叫！工作人员见状，赶忙上去劝解拉开，妓女们这才松手，有的还余怒未息，嘴里喋喋不休地直骂：“你这老鸨婆，看你还敢欺负我吗！”

许春兰站在妓女的队列中，她惶然地看着这一切。她年方二十，如果不是沦落风尘，该是一个多好的女子。你看，个儿不高不矮，白玉般的鹅蛋脸上嵌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显得是那样的俏美，乌黑发亮的头发梳着一个圆髻，给人以庄重之感，身上穿的是一件暗红色旗袍，高耸的乳房，把身段衬托得婷婷玉立。只是，此时在她的脸上隐隐流露出一缕缕呆滞的木然的神态，她在想些什么？是烟花楼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是为新生活的到来而暗自庆幸？她苦苦思索，深深懊悔。三年前，也是一个初春的日子，那个驼背李老鬼把她从乡下带进城里。当她被领进烟花楼时，她怔住了，这是什么地方？李老鬼不是跟爹娘说好，带她进城帮人，挣钱回去养家么？那时，当她明白过来的时候，发疯似的哭闹着要回家下去。老鸨张小脚那张干瘪狰狞的脸孔露出一丝冷笑：

“嘿嘿，你走得了吗？我是花了二十块大洋把你买来的，白纸黑字，你爹盖了指印！”

她大哭大闹了三天，滴水不进，张小脚呵斥，姐妹们劝

告，最后她软瘫了，支撑不住了。那天黄昏，张小脚亲自端了一碗药汤走进她的小房，第一次露出她的笑容：“阿兰，你不吃不喝的，身体怎么承受得了，来，把这碗补身体的药吃了，养养身子。”她也确实干渴了，端起碗，舔了舔药汤，蛮甜，便咕噜咕噜一饮而尽。张小脚笑眯眯地走了。约莫一个时辰，她突然感到脑子一阵晕眩，倒在床上，沉沉地睡去。

当她醒来时，直感到下身隐隐作痛，底裤湿漉漉的，她立刻意识到了什么，大声惊叫起来。但已无济于事，她明白了，现在是身不由己，自己已被葬送了。

烟花楼三年的日日夜夜，她逢人遇事，逆来顺受，伴随着她的是说不尽的痛苦，流不完的泪水。象所有的烟花女一样，都逃脱不了任人蹂躏的命运。

此刻，学校的操场又恢复了宁静，夜深了，夜幕中星光闪烁，她仰望夜空，久久地凝视着那一颗颗明亮的星星……

